



百合花

茹志鹃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 合 花

茹 志 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百 合 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0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4}$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76

定价 0.64元

封面设计：任 意

目 录

关大妈	1
妯娌	25
鱼圩边	37
黎明前的故事	42
新当选的团支书	55
百合花	66
高高的白杨树	77
澄河边上	101
如愿	115
春暖时节	127
里程	143
静静的产院	161
三走严庄	183
同志之间	208
阿舒	224
第二步	242
逝去的夜	260
回头卒	280
后记	315

关 大 妈

一

一个黑黑瘦瘦的解放军，胸前挂满了勋章和纪念章，急急地跑上小土坡，看样子他一路上就是跑来的。

他一跑上小土坡，就见一座朝南的新瓦房，原来房后面那个小竹园现在已经变成一片苍翠的大竹林了，只有左边坡下的那条小河，还是那样缓缓地流着。

这军人走到屋前，煞住了脚步，稍定了一下心，就慢慢推开院门。院里寂静无人，四下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棵枝叶茂盛的槐树，把半个院子都遮得荫荫郁郁。堂屋的门敞着，一眼就望见上首高高的挂着一副金底黑字的大横匾，上面凸出矫健有力的五个大字：“游击队之母”。一旁墙上挂了一张黑镜框的半身放大像：一个梳分头的结实小伙子腼腆地微笑着，齐肩膀下面的一条空白上写着：“关桂平烈士遗像”……。

这里就是关大妈的家，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地方。

二

七年前，新四军北撤后的第三年，十月尾的一个阴天。

在镇东五里多远的地方，大路边有一大片乱坟场。这就

是有名的“穷鬼滩”，后来这里又成了清剿队的刑场；不过那时被杀害的人也都是穷人，所以大家还是叫它“穷鬼滩”。

这里的坟堆大都只有二三尺高，四周稀稀散散的站着几株秃树。来上坟的人很少，野草长得遍地都是，齐齐地有半人高。草已枯黄，给风吹得瑟瑟沙沙地响。

离大路较远，有一座坟，坟上还安了个定胜糕似的坟帽，土色是新的。坟前插着一炷香，放着一碗饭，那饭早已凉了。新烧的一堆纸灰，给风一吹，夹杂着枯叶，一起旋转着直升起来。

天色阴沉，黯淡。

关大妈坐在儿子的坟前，也没唉声叹气，也没嚎哭，只是发楞。

关大妈在这一带，真是出个名的心软命硬的人，她从二十一岁嫁到关家，到二十三岁那年，她刚怀了孕，一天，丈夫在地主家累得吐了血，用门板抬了回来，刚抬进家门，就咽了气。关大妈卸了大门，央人钉了口棺材，埋了丈夫。从此，家中里里外外，就剩她自己一个，她一个人下田拉犁插秧，一个人上山斫树砍柴，一个人回家挑水煮饭，挺了个大肚子，进进出出，闷声不响，有天大的苦处，也搁在自己心里。

也从这时候起，她就吃了长素。平常她一听到叫化子诉苦，一看到人家女儿出嫁，就会淌泪。可别人从没听见她自己说过一句伤心话。就拿她生桂平这事来说吧，那正是她丈夫死了那年的腊月初四，忽然她左右的邻居发现她整整两天没出门来了，听听她屋里也没动静。第三天一早她出来了，可是脸肿了，嘴唇破了，家里孩子也哇哇地哭起来了。她咧着咬破

的嘴唇，微笑着告诉大家，她生了一个儿子。

关大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她坐在儿子桂平的坟前，老觉得桂平还穿了那件白粗布单褂，敞开了怀，五花大绑地给人押着站在自己面前，响亮地说着：

“娘，我们不能世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别想我，可要记住这个仇……”

下面的话，关大妈听不清了，也听不懂了，想再凑近去看，儿子那张红堂堂的长圆脸，笑了笑就没有了。

关大妈只觉得自己的心给人掏走了，胸口沉甸甸地闷痛，就象要炸开似的，喉咙里给一阵阵的酸味塞满了。她想大哭一场，可是哭不出泪，也叫不出声，只是在心里问着自己：

“青天！我家犯了什么法？桂平，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落得这样下场……”

乌云一团接着一团，满天灰沉沉地见不到一块蓝天，只有一只老鹰在低空盘旋着。

关大妈眼睁睁地瞪着远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儿子说的那句话：

“娘，我们不能世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关大妈嚼嚼这句话的味道，突然感到自己的儿子，原来已长得那么高大，那么聪明。大概儿子就是死在这句话上的，这一想，倒提醒了关大妈。

自从大军北撤以后，儿子一直好象背着自己在做些什么事。常常深更半夜的在外跑，自己还当年青人想找一个媳妇，这也是在理的，所以她就装聋作哑的当作不晓得。直到去年

年底，一天晚上，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提了一个硬小包来找他，那小伙子住了半宿，就悄悄地走了。哪知天刚放亮，清剿队下乡来清乡了，她急忙起来，脚还没跨出房门，就看见桂平高高地爬在屋梁上，正在把那硬包里的纸片，往屋顶上二梁木里塞。

等事情过去后，她忙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桂平笑笑说：“娘，你吃了半辈子的素，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这些纸条里，可尽是教我们翻身过好日子的办法……。”

关大妈一想起这事，又把儿子临死前的那句话，跟他临死时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一对，心里好象明白了许多，难怪人说，人人都象桂平那样做，世道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再仔细想想，又好象什么也弄不清，模模糊糊的一片。

“孩子！我老的老，小的小，怎么给你报这个仇啊！”关大妈叹了口气，顺眼看看旁边，都是一溜排的土堆堆，每一个土堆里，埋着的人，都各有一段辛酸苦辣的经历。

这一个，埋的是张大嫂的当家人。前年年底，他给财主逼得上了吊。他的坟已给狗扒开了，一张芦席早已烂成了泥，连骨头也都给拖散了，唉！穷人命，就这样不值钱哪！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听声音还很远，可关大妈觉得就象打在耳朵跟前似的，吓得她急忙站起。可四周静悄悄地，不见个人影，风仍在摆弄那一片野草。掉头望望通到镇上去的那条大路，连个过路人也没有，只是在远处扬起了尘土。

关大妈放下心，正要坐下来，忽又听到“砰砰”两下，接着就看到靠近大路那边的草，乱纷纷地朝两边倒。关大妈不由自主地走上几步去看，只见一个人，脸朝下，爬在地上直喘，肩

膀上一大片血，把件蓝布褂子都渗透了。关大妈给怔住了。那人听到响动，就一跃站起来想走，却正好和关大妈打了个照面。那人呆住了，关大妈也抽了一口冷气。

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不是在我家跟桂平住过半宿的吗？……唉！这孩子顶多比桂平大两三岁，看他淌的这些血，淌得脸都变了色，家里老人孩子还不知怎么在盼呢！年纪这样轻，也象桂平一样地遭了害……。

砰砰，枪声又在大路那头响起来，关大妈眯起眼朝大路上一望，隐约地看见跑来了十多个人。回头一看，那小伙子，一弯腰正想走。突然，关大妈自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一伸手，拉住他就朝桂平坟前跑。……

清剿大队上的两个家伙，满身臭汗，吆五喝六地跑进坟场，只见两个老太婆，一个趴在坟上，一个正在一边哭嚷：

“好了！哭两声就算了，你总算也对得起他了……”

“喂！老太婆，看见有人朝这里跑没有？”

“啊？人哪？——喏！死了呀！是她的小儿子，死了两个月了。”关大妈大声说着，连自己听着，也觉得这不象自己的喉音了。

敌人跺着脚，又对着关大妈的耳朵叫了一遍。

“人？……”关大妈恐怖地叫了一声，说道：

“啊呀！老总啊！你把我的汗毛都说得竖起来了，你们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个多年的乱坟场，有名的‘穷鬼滩’。到了月初月半，碰到天阴下雨，连大白天都会出来游魂的，我们上坟的都不敢单身来，老总，你可不能这么吓我这个老太婆呀！……”

天色更黯淡，更阴沉了，枯草瑟瑟地摇摆着。

.....

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死般的沉寂，敌人对空放了一枪，壮了壮胆，又对准趴在坟上的老太婆，踢了一脚，正要开口，关大妈就接口道：

“她哭得晕过去好几回，恨不得跟了她儿子去呢！还管什么人跑不跑的。”

这时，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两个贼兵向四周瞅了两眼，走了几步，又紧走了几步，就慌慌张张地跑起来，活象后面有人在追似地，一直跑出了坟场。

关大妈看他们走远了，才象做了场恶梦似地醒了过来，赶紧拉着那个戴着她的头巾草帽，穿着她的大褂的小伙子说道：

“孩子，我们快回吧……”

可她话还没说完，自己就坐倒在地上，腿软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一路上，两个人也不知谁扶着谁，跌跌撞撞地走着，天黑透了，才悄悄绕过村子，走进那所孤单单的草房，幸好没一个人看见这一对“老妈妈”。

关大妈活了五十多岁，很少这样喜欢过，原来自己救的这个小伙子，就是敌人悬赏十两黄金，做梦都想逮捕的倪老虎。可老百姓都叫他猫子，提起这位猫子，那是三岁小孩都知道是个出色的新四军游击队员。传说他会使双枪，涉水能走过长江，纵身能上屋，贴地能爬行。敌人一听他的名字，都会吓得掉魂。

关大妈透了口气，好容易划着了火柴，可是火苗老是对不上灯草。

她点了灯，急忙冲了两个蛋，端到猫子面前。就问他：家在哪里？父母可还在？一边就安排小孙子顺顺到里屋睡下，自己才在猫子对面坐下，看看猫子用一只手托了碗，吃得正有味，关大妈悄悄地叹了口气。

桂平吃起东西来，也是这副架势，不管再霉的东西，放到他嘴里，也吃得有滋有味的……唉！猫子这孩子也可怜，打小就没了爹娘，自己在外饱一顿、饥一顿的，长到这么大，也没有人疼过他！唉！穷人怎么都是一样的命呢！……

关大妈这时已忘掉自己受的罪比这还要惨些，只是一心一意地替猫子难受起来。

猫子一边吃，一边就看着这间空荡荡的屋子。屋子用芦杆隔成两间，屋梁上横搁着两根撑船篙子、一架烂了的水车。靠隔墙放着桂平那张空空的床，床上还依旧挂着那顶熏黄了的破帐子……顺顺均匀的鼾声，轻微地从里屋传来。坐在对面的关大妈，满头白发，眯起了花眼，慈祥地望着自己。

猫子心里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颤动，一股股的酸味，直堵到喉咙，他慢慢地推开碗，站了起来。关大妈见他突然不吃了，就紧跟着站了起来：

“孩子，伤痛得厉害？吃罢！吃了才有力气，才能熬住痛。吃！啊？”

她那双瘦骨嶙嶙的手，颤颤地把碗直朝猫子面前推，小心翼翼地，唯恐他不肯吃。

猫子觉得自己全身的血，都翻腾起来，往脑门上冲，就是

拿出游击队员的那份冷静、沉着来，也按不下心里的激动。

这就是面对敌人，那么勇敢、沉着地救了自己的关大妈；这就是机警地救了自己的关大妈呀！

猫子勉强抑制了内心的激动，默默地在关大妈面前站了一刻，才说道：

“娘！我走了，你要是不害怕，往后我常来看你……”

关大妈不等他说完，一把抓住他的膀子说道：

“孩子，你大妈要这样没胆量，就熬不到今天了，你大妈活这一辈子，怕过新四军没？对那些十恶不赦的人心软过没？我吃素也是想给儿孙积德，别让他们象他爷爷一样，活一辈子，只是人家栏里的一条牛……你懂了大妈这个心没？好吧！你今晚就在桂平床上歇吧，把衣服脱下来，看！糊了一大片血，就能走吗？”

她说得这样轻，可又这样执拗，竟不由得不听。她说完，就把那张空床收拾好，拿了血衣就到院里去了。

猫子肩上的伤口，火烧火燎似地痛着，浑身瘫软，一到床前，身子竟不听指挥地倒下了，可是刚一躺下，心里又焦急起来：自己怎么会这样昏，竟在这里睡下了，万一出了事，不连累了太妈么！？不行！还是走，马上走！快跳起来走呀！——不，现在走，大妈会伤心的，还是稍躺一会，等她睡下了，再悄悄地走！……对！悄悄……

硬是自己把自己从甜睡中扳醒过来，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一看灯熄了，院外没有一点动静，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四周一片黑漆漆的静寂。

该走了！可是身子象灌了铅一样，又重又冷。猫子咬了

咬牙，对自己发火了，这才勉强地下了床，摸到鞋穿上，慢慢摸索着跨出了堂屋。一出门，就见院门关得紧紧的，中央黑黝黝的坐着个人。猫子一吓，急往旁边一闪，隐在一个大水缸后面，定睛一看，原来是关大妈在一张小凳上坐着，面对着院门，挺着腰干，一手罩着耳朵，白花花的头，正在转来转去的凝神细听。

夜，还是那么黑，那么静。

关大妈心里又象潮推浪涌似地翻腾起来。想到要是儿子不死，今天看到他娘做了这样一件事，不知他会怎么喜欢呢！想想又埋怨儿子糊涂：你在外跟猫子他们干这种事，不该瞒着娘，我做娘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干，还不能代你们遮盖提防些？要早这样做，你也不会这样早死，从前新四军住在我家，我是拿什么心对待他们的，你不是不知道啊！再想想自己，吃了半辈子的素，也做了一辈子的好人，到今天头发都白完了，才算真正做了一件对头的事。今后，自己虽不能亲自拿着刀子去给儿子报仇，可也不是个废人，桂平啊！总算你没白白的托付我这一番了……。

雨不下了，风又起了，院里那棵槐树的秃枝枝，直抖直抖地磕碰着，关大妈裹了裹衣裳，挺了挺腰，又全神贯注地细听起来。

猫子默默退到床上躺下，心底缓缓升起一股暖意，把一身的寒冷赶跑了，只觉得自己那死了十多年的母亲，又活过来，守在自己的床边，又好象自己小时，跟母亲到邻村去要饭，自己给一群猛叫猛咬的恶狗围住的时候，母亲走来把狗赶开，轻轻地把自己抱在怀里……猫子眼睛湿润润地又进了梦乡。

三

在游击队活动的边缘区里，新增加了一个红色的“点”。这就是那竹林前的小河边，土坡坡上关大妈的那所茅屋。

她还是吃素，也常到儿子坟上去，不过除此以外，她常常会莫名其妙地背了个粪筐，走一二十里路，到陌生的村里去捡牛粪，也会突然地到敌人据点里去买一篮子豆腐回来。提了水罐饭篮，带个草耙上山拾柴去，那更是常事。

也就这样，游击队的通讯联络，就象健全的神经系统那样灵活自如，最难递送的武器弹药，也通过了各种岗哨的检查，到了游击队员的手里；游击队的伤病员，躺在荒凉的山洞里，哪怕是在敌人最疯狂的高压手段下，每天清早总看见关大妈颤巍巍地带着饭菜、开水，爬进洞来。

渐渐，这一带的游击队，上自县长，下到每个游击队员，不管见没见过面，都知道他们有了一个妈妈。小河边的那个村子，就是妈妈村。不久，连敌人都知道，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妈妈，十分厉害，可就是不知她长得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于是，敌人在搜查、清乡的时候，对三十五岁以上的妇女，就格外注意了。

稻子上场了，又到了秋凉时分。这一天，关大妈提了空饭篮，从山上回来，沿路顺手拾几根枯枝，慢慢走回家来，心里还有些发跳。

这是每次都这样的，她在镇镇静静做完了一件工作后，心总要抖上顿把饭的工夫。今天也不例外，可是抖得有些异样，

好象总有一件事没做妥贴。到底是什么事呢？可又想不起来。

关大妈疑惑地快走到家时，就望见村里变了相了。村头稻场上，老老小小，站满了人。破布烂鞋撒得遍地都是，猪在拚命地叫，鸡吓得扑楞楞地到处乱飞。场上的人都挤在一起，一声不响。关大妈赶上几步一看，清剿队挨门挨户地在搜粮食，掀床板倒箱子的乒乒乱响。到这里，关大妈倒反而心定下来了，在人堆里找到了顺顺，就和大家站在一起，看那些人搜查。

哪怕敌人搜到天上去，新下来的谷子，早已安安稳稳地堆在那边竹篱下的地窖里了。这是前几天，关大妈有意跟大家闲谈闲谈，约齐了一起埋藏起来的。其实，关大妈靠的是几分菜园，自己倒并没有多少粮食可埋。

哪知青天响起了霹雳，平地起了风暴，一个胖家伙，拿了三匹布，站在关大妈面前：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关大妈全身的血都凝住了，这是游击队的棉衣布啊！昨天猫子才拿来，要发给大家做的。

“这是布。”关大妈刚说完，心里就想起了，自己刚才惴惴不安，就是为了这布没安好。

“我知道这是布，哪里来的？你要这许多布，干什么用？”

“我儿子在的时候，就是摆小布摊的，他死下来，还剩几匹布，给我卖卖吃吃，就剩下这三匹了，你不信，问问大家。”

大家听了，心里倒给弄得迷迷糊糊的，不过嘴上都齐声应道：“是啊……不错！……”

那个胖家伙听了，得意地笑道：

“好！到了镇上，我们就知道她儿子是不是摆布摊子的了。”

关大妈一听这话，就把顺顺跟手上的空饭篮，悄悄地交给邻舍王婶婶，又轻声嘱咐顺顺道：

“奶奶不在，要听婶婶的话，乖！啊！”说完，把自己头巾扎紧，就跟着清剿队走了。

百把双眼睛默默地送着她，看她越走越远，直到望不见了，这时大家才弄明白，关大妈真的给逮走了。

当天晚上，通镇的大道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前面一个是当地的“两面”保长，他接受了游击队的命令，去镇上用钱保释关大妈。后面慢慢走着的那个，是猫子，他多少年来，接受过多少艰巨复杂的任务，甚至有的是要背了命去做的，可他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泰然地完成了任务，又泰然地接受新的工作。从没有一件工作，会叫他象今天这样受不了的，他越走越慢，越走越没勇气。

明明知道，上级派他去了解大妈在狱中的表现，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关大妈心里知道的东西，正是敌人数年来，用了多少精力、财力，送了多少命，都得不到手的东西，只要她……

一块冷冷的、沉重的铁，压在猫子的心上，每走一步，就反复地向上自己几遍：

“妈妈会出卖我们吗？……不会。不过，她要受不了刑呢？……”

这思想象一把锯，又固执，又有规律地来回锯着，不管你把它压得多紧多深。